申湖夜航班

慎召民

沪苏湖高铁年底开通，湖州到上海仅三十多分钟，到苏州二十分钟，风驰电掣，家门口遛弯的工夫就到了。

记得幼时，我第一次去上海，那是1954年。母亲是宜兴丁山人，七岁随父母移居上海，住南市区花衣街，二十岁又嫁回到湖州双林。那年秋天，母亲带我去上海外婆家。下午四点在湖州双林塘桥港轮船码头上了申湖班的夜航船，经南浔、平望、吴江、黎里、芦墟等，十四个多小时，整整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到上海黄浦江十六铺码头。那次夜航深深楔在我记忆之中，整个夜晚在机轮的轰鸣中我兴奋不已，虽然舷外一片乌黑，黑茫茫什么也不见，但我两只眼睛仍大睁着望着船外，不肯放过外面的一点动静。一片飘落的树叶，一只掠过河面的白鹭……半夜时分，前舱有女孩在喊“江猪，江猪”（江豚），我惊了一样，向舱口蹿去，被母亲一把拉住。她生怕我莽撞掉到河里。母亲捺住我的头，不让我动，我慢慢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天已大亮，我急忙挣开母亲的怀抱，向舱外看去：船驶入黄浦江，两岸是林立的高楼大厦，气派非凡，俨然另一个世界！

此后，我又多次去上海，也都是坐夜航班往返，船上发生了许多难忘的故事，印象极为深刻。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湖州到上海仍没有直达的班车，要从南浔或者湖州转汽车，所以也是很不方便。记忆中的这条夜航班，是一条走了千年的运河之路。江南由于河港纵横，码头众多，船行天下，所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农桑文化和历史文明。那年代，商贾文人乘船出门，或商或仕，或云游天下，无不是船。那时候行船，靠的是风帆，或者摇橹或者纤夫，所以船上岁月，半部人生，一次小小的旅行也要数天或者数月。民国时期有了小火轮，所以一个晚上就到上海，已经很快了，否则靠帆船，湖州三四天也到不了上海。这让我想起了明末文学大师张岱写过的一本笔记小说，叫《夜航船》，记录了那个时代，在江南游历，乘坐夜航船的听闻。《夜航船》是一部有趣灵魂的“文化百科全书”，二十大部类，四千余条目，从天文地理、草木鸟兽、历史典故，到三教九流、神仙鬼怪、奇闻逸事，几乎无所不包，亦庄亦谐，妙趣横生。张岱坐船上瘾，竟成了他的一个癖好，他自称“人无癖，不与可交，以其无深情，无真气也”。

当年苏杭湖是中国的经济中心，上海尚未建埠，至20世纪30年代，上海港才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海港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即将开通的沪苏湖高铁将给湖州带来更大的便利……今非昔比，一切已矣！湖州是我家乡，旧称吴兴，西倚天目，北临太湖，山水清远，平原如绣。湖州老城古称“菰城”，系春秋时春申君的封地。几千年来，湖州山水清远，城阜风流，美誉中外。70年代汽车直通上海苏州，到上海只要四小时，苏州两个半小时，直到90年代，把长广运煤的火车改成了列车，湖州亦可杭宁直通，但上海苏州仍然没有直通。2000年，杭宁高铁也修到了湖州，但到上海仍需绕道杭州，十分不便。上海是长三角经济的龙头，核心交通的阻绝，使湖州经济大受影响，成了高速经济的边缘地带！近代以来，湖州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先后在上海滩干革命、办实业、兴文化，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近年来，湖州市全面实施接轨上海一体化战略，两地在经济、文化、旅游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，形成了沪湖情浓、携手共进的崭新局面。乡村城市化，城市自然化，湖州也是美丽中国的靓影！一切都现代化了，小时候的梦想也都成了现实，湖州到上海只需几十分钟，真令人不可思议！夜航船不复有，张岱若生在今朝，也将没有夜航人生！

有条叫弟弟的小狗

桑 陌

弟弟是条博美犬，来的时候不到两个月。狗场老板说，你运气好，这条狗是冠军狗的后代。我相信的，相信狗场每卖出去一条狗，他都会这样说。我不在乎狗的血统家世，我看眼缘，我和小家伙第一次对视，它就显露出热切的眼神，想要跳出围栏向我投来。狗场老板再三关照，不能喂得太多，会撑开骨骼，破坏身形，以后就不能参加比赛了。我嗤之以鼻。我家的家教向来是让孩子吃饱，我不在乎什么破比赛。弟弟来了以后就放开肚皮吃，所以身形舒展，英气勃勃。再看别的博美，总有点衣食不周的可怜。

我下班回家，弟弟便亲热地朝我扑来。比我太太亲热，太太从来不朝我扑。我喜欢睡懒觉，半醒不醒之时，能感觉到它就扒着床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眼睛清澈明亮，饱含深情，却绝不吵醒我。那样长时间的注视，会让你心里滋生暖意。我要是在电脑前工作，它便跳上来趴在我腿上，时不时扭头看我一眼。有时毛茸茸的一大摊趴在腿上，也会嫌烦，赶又赶不走，便说要给它讲个故事。闻听此话，小家伙立马逃得无影无踪。所以这是条害怕说教的狗。

小家伙自说自话给家里排了座次，觉得我太太地位不如它，排在它后面。我太太骂它，它不服的，要顶嘴的。

有次全家去吃喜酒，要在外过夜的，就把它装笼子里放物业办公室。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多，都称赞它漂亮，都爱逗它玩，它一概不理睬。有人喂它火腿肠，它也不吃。物业的人说，你家的狗很有教养。我以为他在讽刺我。我太清楚弟弟在家的恶行了，甚至想写篇文章败坏它的名声，《我养了条世界上最坏的狗》，但此时想到的全是它温暖的品行。

小家伙但凡做了坏事，便躲到餐边柜底下逃避惩罚，或者说是自我惩罚。它会根据自己所犯错误的大小，估算在餐边柜底下待的时间。有次把家里那棵两米高的滴水观音搞坏了，泥土弄得满房间都是，沙发也搞脏了。它自知罪孽深重，在柜底下趴了一整天，喊它吃饭也不出来，觉得刑期还没满。这反倒让人有点心疼它。有次家里来客人，弟弟起先还玩得挺高兴，眨眼就不见了。心知有异，但当着客人的面也不好发作。待到客人临出门，才发觉他的皮鞋的尖头被咬掉了，一地皮革碎屑。那天任凭太太如何骂，小家伙一声不吭。那天的刑期也很长，弟弟在餐边柜底下待到晚上八九点钟。有时犯的错误小，比如撕坏了杂志，它象征性地去餐边柜底下转一会，便若无其事地出来了。你骂它，它还一脸无辜，我都进去过了，还想怎样？

有次家里来了个外地亲戚，只要一开口，弟弟就朝他龇牙，吓得客人都不敢说话。弟弟只听得懂上海话，听不懂外地方言，你说外地方言，它就觉得被冒犯了，就很恼火。类似状况多次发生，我几乎想推荐它去当推广沪语的形象狗，不信可以拉出去试试的。

弟弟来我家后，我家的信用卡和银行卡，还有电脑的开机密码，都是它的生日。这很好记，也很安全，谁会去探究一只小狗的生日，没法破解。哪怕现在，家里所有要设置密码的地方，依然是它的生日。这是它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。十多年来，每天晚上临睡，它都要吃一根绿色的洁牙骨，这是它很喜欢的零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，它的窝里，垫子下堆满了洁牙骨。它的牙齿已经啃不动洁牙骨了，但它不想让我知道它已经老了，怕我伤心，它把它的衰老掩盖起来。我忽然有点心酸。我对它说，以后，你离开了，又活过来了，不管变成什么，你都来找我，或者我来找你。懂不懂？这一刻，它的眸子又显露出久违的清澈，像是听懂了。我不知道，人老去的时候，可还记得你的绿色洁牙骨是什么。

养狗的人，养狗的理由是各式各样的，甚至都不需要理由。我想到的只是两个字，依恋。是的，依恋。这样的依恋，你的孩子长大后，你再也享受不到了。

杨娜的音乐会

吴 霜

10月20日那天是有点冷的。初时天光还是透蓝的，天气预报说会有雨，但是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。杨娜的个人音乐会就定在这一天。晚上七点半开演，到现场的时候，门口一片热闹气象。这是在北京的东城一带，靠近故宫的一个院落，典型的京城四合院，四四方方的小会所。

音乐会开始的时候，一直安稳平静的天公忽然就落雨了。雨并不大，甚至比毛毛细雨还要小一些，但在舞台后方放射出的灯光里细细的雨滴尤其看得清楚，像一小片一小片泛着光的金箔，从天而降。雨再小，也禁不住一直下，近百的观众就都安坐在湿漉漉的氛围中。但是舞台上的杨娜歌声嘹亮，精神也振奋。她曾问我，如果音乐会那天身体状况不如人意怎么办，我对她说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当你在关键时候，精神会完全集中在所进行的工作当中，身体的虚弱就会消失，这就是肾上腺素的作用。看起来，我说的没错。

从头到尾，主演和嘉宾，加起来献唱了十二首歌曲，都尽量圆满地完成了。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歌唱者来说，杨娜唱得很不错，尤其是高音质量，很达标，那样自如尽情的高音，哪怕是比起专业歌唱者也不逊色。音乐会之后大家都给了她发自衷心的祝贺。

杨娜是我教了近三年的学生，她是一个典型的女高音，声音条件很好，是那种具有奶油色的声音色彩。这样的条件，如果当年去考专业音乐学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虽然那时候她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专业，但是那条好嗓子一直让她难以放弃学习歌唱的欲望。她对我说，在和我学习之前也曾经拜过好几个歌唱家为师，但都是时来时走，断断续续，没有坚持，因而进展也就不明显。

杨娜的工作其实很让人羡慕。她任职京城赫赫有名的“首开集团”，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。她是大国企的工会艺术团团长，在企业里是受广大员工瞩目的红人，在不少同类企业圈中的文艺比赛上也得过不少奖项。

几年前，我受邀到他们的艺术团去讲课，在那里认识了她。现在各大企业单位的文艺活动竟然是如此活跃，如此五彩缤纷。杨娜作为一个有着上万职工的大企业的工会工作者，平日里的事务非常繁忙，有许多活动要做计划并实施。他们要组织整台的艺术表演，给各地的建筑工地以及相应工作人员提供慰问活动，这样的活动不仅是在北京，也会遍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。

爽心园

工作如此忙碌，杨娜依然有着学习的热情，她经常会在周末来我这里上课。曾经的她是喜欢什么唱什么，不善于挑选歌曲，不知道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去唱适合的曲目，以至于遇到一些技术瓶颈时就会出现歌唱困难的情况。当我听到她的歌唱后，我告诉她，她其实有着很好的嗓音条件，声音厚实并且干净，可以多唱艺术类的歌曲，也可试着唱一些西洋歌曲。很多主旋律类的歌曲也适合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有规律尽量系统地练习，曲目也逐渐增多。她的饱满尽情的高音，就像让我听到了专业音乐学院里学生们的漂亮声音，我向她祝贺，可以多唱些大歌啦。

几个月前，杨娜说她想唱一场个人音乐会，向培养了她的“首开公司”的领导还有同仁做一次汇报。我也明白，她也希望能够证明她这个“企业内歌唱家”的名声并不是有名无实。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准备，这场精致完整的“唱给你听”杨娜个人演唱会完美展示在大家面前。在那个有着微雨的晚上，她收获了来自她的领导、同事、父母家人和很多朋友的鲜花和掌声。

这当然不会是杨娜唯一的一次歌唱展示，后面，她还会继续歌唱，无论怎样忙碌，都不会挡住歌唱的热情，“企业歌唱家”的名称可不是白叫的。

豆蔻年华 （中国画） 叶 聪

漂亮话

西林士

在电梯里，碰到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。高个的对微胖的说，你今天戴的项链真漂亮。微胖的微微一笑问，你的没戴吗？高个的乐了，我从来不戴项链的，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？微胖的想了想说，噢，那你的是珍藏版的。

我心里一动，暗戳戳地表扬了一下这个微胖的女孩，这话机智，既给自己下台阶，又不伤别人的心。

致我不想长大的十三岁

龙向梅

我不记得我是哪一天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，只记得哪一天我突然不想长大了。

那是我十三岁的夏天，那年我还在湘西，我父亲的工作地。我和一个同学去了她乡下的外公家，一个临河而建的遥远的小村庄。黄昏之时，我们一起轻步走过老屋廊道的一个拐角，猛然间撞见一副停放在那里的棺木，它被落满灰尘的油布遮盖着，却露出了赫然的轮廓和黑黑的棺木一角。啊！我们都吓得尖叫。我马上模糊地意识到它是干什么用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它呢？就像猛然间走着走着，看到了阳光中巨大的暗影，看到了生命拐角处一个不可回避的陷阱。我突然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，但被谁欺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永远记得那个夏天，我的思想里多了一种沉而低的东西，仿佛要把一个飞扬的生命往尘埃里拽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没想过人会死，没想过生命有尽头。我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地带，而生死都非常遥远，与我无关。甚至在更小一些的时候，我迷糊地认为我的外婆就是人类的起点，而不远处就是世界的尽头。

当我清晰地意识到，人有一天是会结束的，就有一种巨大的茫然和惊恐。但我马上觉得我一定是一个例外，世界上总有奇迹，我就是那个奇迹。我不可能消失，不然我会去哪里呢？然后我想到这样的奇迹可能只有1%，我一定就是那1%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努力掐断了进一步的想法。只要我永远不长大，我就永远不会结束。因此，我从十三岁开始就不想长大了。

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我有了很多奇怪的想法。我开始仰望星空，会长时间望着星星发呆，长时间想那个茫茫的宇宙背后究竟是什么。无尽地想。宇宙有边吗？如果是无边的，那无边的背后是什么？如果无边的背后还是无边，那无边的无边的无边的背后是什么？一直想下去，想下去，无尽地延伸……

这个想法很要命。早上醒来的一刹那，我会落到一种无尽的虚空和茫然中，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我被一种巨大的虚无包裹，思绪一瞬间抵达几亿光年之外，仿佛一个孤独的星球，在宇宙中旋转，没有停靠的地方，永无归途。

好在我很强大，这种要命的感觉通常只延续一分钟或者几分钟。我很快会回到坚实可靠的小天地，小范围，近而小的一切当中。我的白天会被各种活动填满，除了上学，就是和小伙伴们结伴玩耍，爬山、下河、远足、奔跑、恶作剧、各种游戏，这些明晃晃的、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安心。这也造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两个面，白天和黑夜仿佛是两个人。我怕黑，会想很多古怪而神秘的东西，一些不存在的东西；会想所有的生命，反复想我为什么是我……而早上醒来时那瞬间袭来的感觉我从不与人说，因为没法说，没有语言可以表达。

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给了自己一个坚硬的茧。即使后来经历了很多事，甚至是可以破蛹成蝶的事情，我也不愿意钻出来，我还是那一条毛毛虫。因为只要我不长大，我就不会遇到那个拐角，不会撞见那黑黑的东西。但我想，害怕成长本身也是一种成长，因为有了新的认知，有了对生命和宇宙万物的思考。从这一种意义上说，十三岁就是我成长的一个开端。

后来我写文章，写诗歌，写童话，用文字去填充自己，是因为内心里有一种要表达的需求。我即将出版的一套绘本，“你好呀，世界！”儿童哲理绘本系列，就是源于小时候的这些思考。

我仍旧会想宇宙的尽头，想尘埃一样的生命。想到这所有的喧嚣和繁华，百年之后，我们永不再来，内心里就多了一份悲悯与豁达，有了强大的韧性，因为不论生命给予我什么，一切终将过去。我知道我不会是那个奇迹，但我已经可以坦然接受。

十日谈

一夜长大

责编：殷健灵

现在正是这个不会飞的女儿，在坚定支持自己的女儿高飞，请看明日本栏。